



古今學變

上

仁海
2228
1



信
2228
1-3

伊藤東涯先生著

校正
補刻
古今學變
全三冊

浪華書林 群玉堂梓

奇文
賞書
樓

信
紀念
大正四年四月
信
寄贈

古今學變序
三代聖人之道變為今日之學其所由來者漸矣豈
唯一朝一夕之故也哉一變乎漢再變乎宋潛移默
奪於千有餘歲之間以至今日而今日之學不復與
古之學同矣蓋自唐虞而至周治亂之迹可考而知
也由周公而上上而在位制之禮樂兵刑設之封井
宗學以使天下之人薰陶乎教化之中治與道一政
以德行上之所以修其身乃其所以治天下也由周
公而下下而不得位與成德達材之士私相講習于

造
造齋集

家庭之間曰此先王之道也。百行萬善兼舉錯施。敘之科條詳其品目。以脩其身。以告諸人。則雖與伊傅周召之事業不同。而其以日用彝倫為當務。濟世安民為極功。而欲使天下之人同由斯道。則未嘗有一致而仁義禮智四者蓋其最大且要者也。自是已上。更無一語。周衰接乎戰國。禮樂廢墜。干戈日尋。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先王之道掃地盡矣。漢興詩書稍行。嚮用儒術。而當時自有當時法度。有當時政令。而先王之遺文徒供之博士。掌故之業。世之

儒者私傳授以專其門。則治之與道岐為二塗。加之災異五行之說。盛行于世。凡命於兩間者。必取數于五。遂以信並仁義禮智名曰五常。以配五行。或以為性。則其不可加損出入。猶五管之懸乎內。四支之具乎外。古者因事設教之方。遂為在已一定之物。於是乎古之學始變矣。自斯而後。為章句訓詁之學。為詞章記聞之學。聖人之道晦。旨不明者。千有餘年。然當時議論雖膚。而距古未遠。道德性命之旨。猶古之遺也。既而瞿聃之教。扇動寰區。不唯濤張之為幻。而識

古今學變 卷一 月 二 慎慎齋集
心見性之說乘其高明世之學上大夫聞其說而樂道之奔走服從之不暇以爲軼堯舜而駕孔子豈翅道與治岐而爲一哉逮宋真儒勃興倡明聖道以斥異術其造詣之深研覃之精固非漢唐諸儒之所能及也然以性爲未發之理無欲爲作聖之方則措諸事業者雖未至斥以爲緒餘土苴而要非其至者也必求諸冲漠無朕之初以爲性則仁義禮智之不可得而聞觀猶聲之在鐘中火之在石中徒有其名而竟無其物於是乎古之學再變矣自是而後循習

之久條貫之成纏綿補葺牢不可解議論訓詁雖間有出入而竟不能出其圈櫃唯知在宋明疏解之中校其短長爭其是非而不肯上下二千餘年間通覽源流之所自直以今日之學爲唐虞三代之學而不知其離合沿革不可復一言斷一事辨也先君子復古之見亦非一旦之頃遽放私言矣服被性理之說者有年始而崇信體驗中而辨論考證因其一二可疑而觸類引伸曲暢旁通卒有以知今日之學非復唐虞三代之道其遺言具存手澤猶新固無竝乎予

古今學變序
之貂續因敘自唐虞至宋明學問教法之異同以見其變之所由非欲傳之達識姑以示兒曹分爲三卷題曰古今學變云享保壬寅夏四月朔伊藤長胤序

古今學變目錄

卷之上

- 論萬世道化之所本
- 論唐虞二代之道
- 論夫子立教之旨
- 論子思立教之旨
- 論孟子立教之旨
- 論卷之中
- 論易禮春秋傳教學之旨

論漢儒學問之旨

論隋唐諸儒之學

卷之下

論宋周程張李四子之學

論朱子之學

論陸子之學

論明王子之學

古今學變目錄畢

古今學變卷之上

伊藤長胤 著

○論萬世道化之所本

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土

胤按子思稱夫子之德以此贊之蓋道者在人倫日用之間而非有高遠難窮之事自古聖人衆矣能盡其道而為萬世人倫之極則者唯堯舜為然能祖述其道而詔之萬世者唯夫子為然故子思



子思曰

程子曰孟子
子知言正
如人在堂
上方能辨
直堂卜人曲

稱夫子之德。皆以此為言。而又曰：憲章文武。蓋三代之禮。至周而備。布在方策。可舉而行之。故其所憲章。必在文武。其祖述之者。自祖述之也。其憲章之者。自憲章之也。非有身居堂上。辨堂下之曲直之智。何以得之。是知萬世生民之當祖而述之者。乃在堯舜。自此以上。豈無聖帝明王之晉出御世。不唯書契之無徵。而其道有薄廣大。不切日用。彝倫。竟不如堯舜之道。平正中庸。推之天下。行之萬世。而不可易也。所以夫子傳書。斷自唐虞。八索九

丘皆在所黜。語孟一書。歷選群聖。每必堯舜為稱。管其證。不亦彰彰矣乎。而後世學者。越堯舜而上。及伏羲神農黃帝之世。立天皇地皇人皇之名。葛天無懷。屢屢稱述。吾知其非夫子之意。其唯實知。道止於彝倫。而教盡於仁義。而後可知。堯舜之為聖。而夫子之所以祖述之也。此義也。先子論之詳矣。故今畧敘其說。以託萬世道化之所由始云。
○論唐虞二代之道
書舜典曰：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

孟子卷之二十一 告子下 七

敷五教在寬

臯陶謨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胤按堯舜聖之至也唐虞治之極也而其所以修己治人為萬世法則者不過明人倫之道故虞書贊堯之德則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稱舜之功則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其命九官使禹治水土稷

播種乃使契敷教蓋夫人生養之具既備則不可不知為人之道為人之道者何也修彝倫是已謂之五典典常也萬世之所常行其名雖異其事一也孟子詳其目以親義別敘信言之其必有所受矣聖人之道不外此而別有可以為道者也亦不外此而別有可以為言者也光被四方格于上下者乃其全體極功而夫子之所以祖述者亦在乎是矣實萬世道化之祖人治之極則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胤按堯將讓位於舜命以此言而中之名始著矣蓋人之於事或失之於過或失之不及故德不脩而業不成所以堯之命舜既告之以天位不可忽而後言其行事之間不可有過不及之失戒之以民生之至重天命之無常而終之其言雖不具于二典而夫子歷敘群聖首舉此言則當時簡策具存其所雅言也可知矣舜之讓位於禹也亦舉其言以告之一遵舊典無有加損故夫子曰舜亦以

命禹可見二帝授受之言乃止於此而無復有他語矣而先儒之說曰堯之授舜唯曰允執其中而已舜之授禹益之以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者告所以守夫堯之一言之方也夫如是則其言甚重謹權量審汰度修廢官皆事爲之末也夫子尚舉之而不遺焉危微精一之訓何以畧而不述耶蓋此語本古文尚書之語或出於後世之假託僞撰而其爲舜禹授受之語本不可憑信且所謂中云者亦就行事爲言欲其無過不及

也。後世則以此心未發之體爲中，而聖人之道荒矣。爰稽三代之道，專以惇典庸禮爲務，而仁義之日尚未著，何況心性之說乎？心性之說尚未詳，何況認未發之時以爲中哉？非古之言也，可知矣。耕野王氏曰：所謂中者，豈真有高遠難行之事？非聖人不可企及耶？今恒言俗語於事當其可者，則謂之中，其不可者，則謂之不中。雖愚夫愚婦皆能言之，又何有傳授心法之祕？元人名尤耘著讀書管見其說得之矣。

書舜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又曰：帝曰：夔，命汝典樂，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胤按：唐虞之時，治尚簡朴，敎洽之方，未若周之詳，且悉專以奉天道，恤庶民，舉賢才爲務，而戒百官。

授衆職則必曰欽哉其所以化民成俗甄陶天下
之人者以禮樂爲先務故命伯夷典三禮夔典樂
其戒敕之爲特詳焉方是時也治與道一政以德
行上之所以治之乃其所以教之也上躬其德以
立於天下之上而天下之民視以倣之傳諸後世
而後世之人莫之能違此六籍之所以權輿而學
之所由興也此唐虞之道也其政教號令之敷于
天下者莫徂而非仁智之極而未聞有以仁智爲
教也後世追稱其德曰堯舜之仁堯舜之智人倫

之極其不在斯乎

臯陶謨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
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疆而義

胤按臯陶爲舜言取人之法述九德疆而義在其
大一焉義之名始見於經焉蓋人強忍者易犯義強
其而能義此其所以爲德也唯言義而不及仁與寬
而栗柔而立等八事相敘爲言較諸仁義並言之
義則其事爲稍輕然皆著於行事而人之爲德者

也。故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學者審焉。

禹貢曰六府孔修。庶土交正。

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大禹謨曰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

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

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胤按五行之名肇見於甘誓。前乎禹貢既曰六府

孔修。則固已包五行在其中矣。大禹謨雖係古文

書。而春秋左氏傳。晉卻缺言於趙宣子。引之以為

夏書。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則真尚書之文

也。當時所傳書未經秦火。其言固可信。

洪範曰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

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

甘。胤按武王之克商。管訪箕子。而箕子乃述洪範九

疇。授之。其言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其事蓋本

於禹之規畫而世遵守之。夏商二代之間所以經理天下治而教之之金科玉條也。初一敘五行以水火金木土實之。所以濟天下之生民也。後世則謂陰陽兩儀分爲五行。氣行於天。質具於地。散爲萬殊。人物各受其理。以爲理。然考禹之時。則無其說。舉其用曰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言其味曰鹹苦酸辛甘。如斯而已矣。箕子敷鯀之罪曰汨陳五行。夏啓聲有扈氏之罪曰威侮五行。則知所以裁成輔相天地之道。左右有民者。區別其品類之

於五立官設職各典其事。隨其能不加之賞罰。故亦謂之五官。猶後世之官。置都水金部也。克修其職。如禹之告成功。則曰彝倫攸敘。廢墜其官。如鯀之湮洪水。則曰彝倫攸斁。治失其治。謂之汨陳。暴殄無節。謂之威侮。其意自可見矣。及其功之既成。禹加之以穀。則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帝俞其言曰。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則益知其爲經濟之分職。而非括天地萬物之象。而取數於此五者也。

洪範云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胤按。四代之書。多言德。而言道者甚希。唯大禹謨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大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允命曰。允懷于茲。道積于其躬。寥寥二數言。為耳。然皆出于古文。則難信其必為真尚書語。至洪範則曰。遵王之義。遵王之道。蓋舉皇極之敷言。欲人之無偏陂好。

惡之私。同歸于蕩。平正直之域也。以道與義對言。其始於此矣。

洪範曰。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胤按。此述聖人之撫世御物。各因其材之方也。蓋平康者。人性之中。而無過不及者也。治之以中。是謂之正直。強弗友者。強梗不順者也。治之以剛。是謂之剛克。燮友者。溫和柔順者也。治之以柔。是謂之柔克。此二者。順而治之。沈潛者。過陰者也。激而

進之謂之剛克。高明者過陽者也。抑而退之謂之柔克。此二者逆而治之。夫人之性各自不同。而其所以爲德者不過二。故治之方亦二。而所以用之者交互錯綜。或順或逆。不過五之。古者聖王之所以治而教之。之用既如此。而夫子之於門人。所以激厲裁抑。使歸之於中者。亦不異此矣。未嘗槩乎率天下之人以克人欲而復天理爲修身之方也。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

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胤按。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在厚民之生而已。然徒從其飽煖。而不使知人之所以爲人之道。則睢睢盱盱。無以異於物矣。猶父母之於子。既有以養之。而復教以義方也。此夫子之所以告冉有。以富之。而繼之以教也。故舜命契敷教以來。三代相承。建官設師。置所以教之之所。以使人倫之道明於上。小民各相親於下。庠序學校。雖隨時異名。而其所以教之者。則未嘗有異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

莊子寓言
篇睢盱盱
而誰與
居

當時之為教可見矣。至孟子之時，雖性善之說明，且備而述其事，但曰人之有道也，而不言性。則三王之設教，專使天下之人各親其親，長其長，而未嘗告之以人之心如何，人之性如何，亦可知矣。而禹謨有「人心道心之目」，湯誥有「克綏厥性」之語，以至畢命所謂「閑放心之說」，後世以為學問之淵源，而論其世，三代之時風尚簡朴，所未嘗為說，而其言皆見於古文尚書，蓋出於晉隋六朝諸儒之假託，而最不可信。

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召誥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

王威命明德。

君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文公之命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

詩大雅皇矣曰：帝選明德，串夷載路。

又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晉成

鯁曰：心能制義曰度，德能應和曰莫。昭臨四方曰明。

左氏傳昭公二十八年，貊左氏作莫。

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齊國景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

又昭六年劉定公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又七年魯孟僖子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又八年晉史趙曰自寡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

又定公四年衛祝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又曰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

易晉之大象曰明在地上晉君子以自昭其明德

胤按詩書六經言德者多矣曰俊德曰大德曰至德曰盛德曰懿德曰文德皆就其所專為稱明德亦其一也大人之德赫赫宇宙無所掩覆猶太陽之中天光輝發越人皆仰之故謂之明德詩書易春秋之間或以稱舜禹文王周公之德或以贊聖

古今學錄 卷一
人君子之德。乃曰照臨四方。謂之明。猶易文言語。大人之德。曰與日月同其明之類。其義自可知矣。蓋係他人之稱贊。而非言己心之靈明也。名聖德之光。被而非言本體之不昧也。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亦述先王之德。以告當時。蓋得之詩書一經。猶古昔之名稱也。至章句解曰。虛靈不昧。具衆理。以應萬事。則以為心之名矣。

詩大雅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胤按此詩雖言不及性道。而性道之蘊固具乎此。而人之不可不以道為則。亦可見矣。故夫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而孟子引以證性之善。性善之說。其權輿於此乎。蓋身之於物。莫不各有所對。而亦莫不各有所取。則焉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至於心。獨無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此心之所對。而取則者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豈無所取則乎。心之所取則者。

何也。道也。故曰：有物有則，然使人之性，頑實不靈。性如禽獸，拳曲擁腫，材如樗櫟，則雖以聖賢之言，日薰聒乎其側，豈能得聽受耶？惟其性之善，故能得受道。故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當時仁義之目，未具，性善之說未著，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秉彝，卽四端之良心也。懿德，卽仁義之道也。與後世以心爲法，大有不同矣。夫規矩準繩，器之所以取法也。不就規矩準繩，以制器，而欲就器以制規矩，準繩，天下其有完器乎？以心爲法，何以異此？○又

人按古文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先儒謂六經言性始於此。予謂此後人假託不足證也。若其當時真書，則明是言性。孟子每引詩書以明事實，何以不引湯誥而却引烝民詩以爲性善之證耶？上世心性之說不詳於此，是亦可驗矣。

○論夫子立教之旨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

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桀、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

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公孫丑曰：伯夷、伊尹何如？孟子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胤按：夫子之祖述堯舜，子思之言既詳于上矣。至

見其禮知其政聞其樂知其德則非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不能奪之而無能違也此其所以賢於堯舜而為生民已來未有之聖也宰我子貢有若之言其詞雖不同而意實相足與子思之言互相表裏焉至孟子則每敘伯夷伊尹桀下惠之事折衷之以夫子之德則曰所願學孔子則曰之謂集大成蓋三子之道清和任雖各極其德之至而智之不至也隘與不恭不能無其偏夫子則聖智兼全巧力俱至而得為聖之時此孟子之所以願學也是

知為天下萬世帝王臣民之師表者唯夫子一人為然而其微言大義全備于魯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凡為入之道無不該載而眾言淆亂無所適從者亦當折衷諸此以知其是非得失之所在焉蓋三代聖人以民心為心而不以聰明先天下故民信鬼神則崇鬼神民尚卜筮則用卜筮詩書洪範所載是也夫子斬新開闢一斷以義理使人不惑於所從夫子之盛於堯舜此亦可見其一端矣此義也詳于先子遺書故不敢縷述云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胤按。夫子之教見魯論者其事非一。而門人弟子必括以此四者何哉。蓋孔門以此為進脩之定法。畫一示之。猶後世之學規鄉約也。故特敘而列之。可知凡及夫子之門者必受此四者無不以此為規矩遵守而服膺矣。先儒謂大學之三綱八目三千之徒莫不聞其說其然則編論語者何以不舉之。而必以此四者為言耶。蓋文者先王之遺文道之所寓也。行者踐履之謂。所以體夫道也。為人猶

已謂之忠不失所期謂之信雖亦百行之一。而凡事不以此為主則無以為之地。猶為室而無基址也。故別而言之。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唯此四者凡為學者不可不從事於此焉。夫子以此四者為教其以此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無由斯道也

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又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古今學錄 卷上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胤按：三代聖人，專重天道。禮樂刑政之設，宮室器
服之制，必取象天地。或法日月星辰，或準四時五
方。觀古者十二章服，明堂九宮，周禮六官，賞以春
夏刑以秋冬等事，可見矣。平生兢兢業業，唯有一
毫不謹之心，以墜其命，是懼蓋以道泄天下而未
聞以道敷告天下也。至夫子祖述憲章，上律下襲，
則考諸二帝三王，而莫之違也。而其以道詔天下
萬世，則實自夫子始矣。載于魯論者，可見也。所謂

道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凡人事
之當然者，皆道也。除此之外，別無所謂道者。聖人
榜標之，以示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由此而行之，
豈可目視而耳聽之物哉。其曰志道者，心知其所
嚮也。其曰弘道者，力能弘通之也。智者過之，愚者
不及。而道為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而道
為之不明，苟有能行之而成其德者，則道積于厥
躬。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道之為道，其可知
已。後之欲求道者，不知近驗諸事實，而費多少氣

力要討其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殆如追逃人認失物懸空臆想竟無所得亦何弗思之甚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胤按此夫子呼曾子之名示之以其道無他岐而曾子述其意以告門人也蓋聖人之道大而能博人疑乎其事事而窮之件件而修之子貢之穎悟尚以為多學而識之夫子明其不然而告曾子則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多之反也言學問之道仁

義禮樂雖如其方多端而要其所歸宿則固一以貫統之所謂一者夫子雖不斥言其為何物而曾子從學之久領解其旨乃對曰唯曾子門人識不及此故必待請問於是曉之乃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自夫子而言則曰吾道自曾子而言則曰夫子之道豈有二端哉亦皆言修己治人之方法焉耳故夫子不謂之吾心而必曰吾道曾子不謂之夫子之理而必曰夫子之道而以忠恕明一貫之旨者何哉盡己之心謂之忠付人之心謂之恕

人之所患。做己之事。則常詳。而做人之事。則必苟。律己之身。則常寬。而責人之失。則必刻。所以物我相阻。每致胡越。此不仁之由也。苟務盡己之心。而做人之事。猶做己之事。則忠立矣。忤人之心。而體人之身。猶己之身。則恕行矣。忠立恕行。天下豈有不仁者哉。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忠恕所以一貫之也。非以忠恕訓一貫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則可見忠恕二者。為聖門切要之訓。學

者終身之工夫。不可復他求焉者也。夫子又嘗答攀遲問。仁曰。與人忠。答仲弓問。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夫聖人之道。莫大於仁。而求仁之要。莫近於忠恕。則以此演夫子一貫之旨。不亦宜乎。然方夫子告曾子之間。夫子意中。未有忠恕二字。及曾子與門人言之始。說出忠恕二字。假使游夏子貢之徒。演夫子之旨。雖未必詭夫子之意。而亦未必皆以忠恕答之。唯曾子德行之篤。才識之明。實有得夫子之旨於

言意之表者。故能敷衍其言。而夫子之道。昭晰萬世。無復所疑矣。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苟得其本。則左來右去。無往而不逢其原。此所以夫子之所不言。曾子演之。而會其旨也。豈不大乎。先儒謂聖人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唯曾子之學。真積力久。能達其旨。非學者所遽識也。故借忠恕之目。以曉之。其意謂有天地之忠恕。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天地之忠恕也。盡已推己。學者之忠恕也。以忠訓

一以恕訓貫體用之謂也。此蓋宋氏理性之學。興而高談性命。低看忠恕。遂以理一分殊之說。解一貫之旨。不得已於曾子以忠恕言之。乃謂借學者修身之目。以曉之。與他所謂忠恕不同。夫聖人之出。道專在應事接物。而素無高遠微妙之說。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亦在尋倫上而言。豈可外盡已付人之事。而別求其解哉。讀此章者。為被先儒說得甚高。後世學者。安生穿鑿。殊不得正意。知之非難。行之惟難。通二十篇中。考索其義。豈不可知其旨。

哉。故今依先旨。叨述臆說云。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又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胤按。自古聖人無不學也。故舜好問好察。邇言禹。

拜昌言。雖不言學。亦皆學之事也。商傳說告高宗曰。惟
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學之名始見於此矣。而夫
子之好學。爲超群聖而特盛。故於人之譽已。每謙
讓不當。而唯於此一事。則受而不辭。曰。不如丘之
好學也。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在
於我哉。及子路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言。則痛
斥之。至曰。是故惡夫佞者。其勸之也。亦至矣。故編
論語者。以學而時習章冠二十篇之首。先子以爲
一部小論語。謂夫子之所以賢於堯舜。而師表萬

古今學錄
世者其以此乎。然則所謂學者何也。考諸古訓得之見聞。使行事之間有所徵。法覺悟而無妄作之失也。譬猶寫字者之臨帖。制器者之依式。用力省而所資者深。苟徒任其性之所得而不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則固陋偏薄不足以當大事而建大業。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胤按。古者載籍不詳。國有大事則具始末而記之。貽諸後世。其體有典謨訓誥之別。名之曰書。宗廟

朝廷有樂章。閭里之間有歌謠。采而輯之。以供風詠。其義有風賦比興雅頌之異。名之曰詩。書固四代聖王治天下之大經。大灑萬世帝王臣民之所奉承而遵守者也。不讀此則不能以知人道之所本。達政治之所出。詩則人之所思。陳之於言。風俗之盛衰。人情之險夷。以至節物氣候之變。鳥獸艸木之名。莫不具備。不讀此則不能處世接人。以與之言。故古之所謂博學於文者。不過治此二經。而夫子之所雅言者。亦在於此。乃斯文之權輿。道化

之根本也。先儒乃曰：聖人蘊奧在易，詩書乃格言。何哉？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州、木之名。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面牆面也。又曰：不學詩，無以言。

胤按：自古詩書並稱，而夫子言詩之語最詳，載于魯論者凡五章。先儒說詩有感發懲創之言，見其正者以為法，邪者以為戒也。今玩夫子說詩諸語，大抵言通人情，諳世態，以與人交，則可以事君，可以事父，可以授之以政，可以使於四方，而專對與觀群怨，各有所感，而未嘗有懲創之說。然則詩以道人情，其言雖出莊子，而此一語亦足括三百篇之大旨。大抵詩之為經，與語孟不同。語孟二書為諸侯大夫及門人弟子甄別是非，明其趨舍耳。提

面命莫非教也。詩則不然。欣覺悲歡各抒由衷。施之聲音風動四方。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知詩本非教人之書。而體貼人情。以交入此詩之所以為教也。先儒不察。必欲與語孟同科。存其汰戒。故有感發懲創之說。此不得其解說者。又曰古者詩二千餘篇。至孔子太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其言始見於史記世家。而後世學者之所取信。然觀夫子之言曰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已。蓋謂當時淫哇盛行。雅頌失敘。故夫子自

衛歸魯。參伍修定。以復其舊耳。未言刪二千而三百之也。且觀春秋內外傳所載列國士大夫賦詩率皆今二百篇。詩而闕為逸詩者甚希。而夫子亦屢屢言三百篇。則知夫子以前詩之存者亦不過此數者。假使夫子自刪。豈可執以為稱也哉。此亦不可不知焉。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胤按。此夫子言學易之有益也。蓋易之為書。上世書契未作之時。因陰陽消長之變。畫爻重卦。以示人事。

代醉篇卷九王原叔云顏子讀書缺鑄三推不知所出耕餘博覽內稱孔子晚年喜易韋編三絕鍊鑄三推漆書三滅下云出莊子然則鍊鑄事蓋夫子讀易故事王氏誤記以為顏子耶然云出莊子今持子又

無大過一言而且曰加我數年則其事亦似甚緩焉所謂韋編三絕鐵鑄三折者其安可知而十翼非夫子之作固不待辨矣然則萬世學者之當尊信者在詩書一經而開物成務之方易雖非所廢而非所以求聖人蘊奧之書也學者其知所從矣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無此文不知南何據也

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胤按此孟子言夫子所以作春秋之由也蓋姬輶既東王靈不競亂臣賊子接踵當時而莫之能遏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正名分明是非使其迹暴白於天下後世而無復所逃其罪於是文史之道興亂賊之徒雖有欲肆其惡者而恐記載有人遺臭萬年而不敢為故孟子以其功配禹之抑洪水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敘為三聖孟子之文詳明如此而後之說春秋者不取信於孟子而曰感麟

而作者何哉。向使麟不出，春秋其將不作乎。甚矣其為惑也。且其曰：天子之事者，言禮樂征伐，天子所行之政事也。夫子以匹夫而記之，故有知我罪我之言。非謂託南面之權以行天子之事也。此亦褒貶之說過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胤按：孟子歷言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以及孔子

不修春秋
及地尺而

推其功，專言春秋與前言承三聖者同意，故三章相敘記之，以見其意。蓋殷周之盛，直道行于天下，而是非毀譽無所隱諱，故作詩者吐露真情，著諸諷詠。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及其既衰也，風俗頹靡，世多忌諱，美刺之旨不復明于天下，善惡淑慝與時俱滅而不傳，故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時魯之史官編年紀載，傳諸國事，名之曰春秋。自是之後，雖復非無詩，而其興亡與春秋相先後，故曰詩亡而春秋作。此言不修春秋耳。當時晉楚之

復○不修
春秋謂史
記也古者
謂史記為
春秋公羊
傳莊公七
年傳

國亦各有史以記善惡其趣與春秋同故曰晉之
乘楚之檇杭魯之春秋一也言其事則當時霸王
桓文之所行而非堯舜文武之道言其文則當時
史官南董之所筆而非臯夔稷契之謨固不足以
與詩書比倫然顧其為書具記當時之事以遺後
世亦足以為觀者之監戒故曰其事齊桓晉文其
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蓋夫子因魯史舊文筆
其可筆削其可削名例以明是非以正續書不已
以傳後世使為惡者有所畏謹而不敢肆其志則

儼然為一經以與詩書匹故孟子又嘗曰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則獲麟一款非春秋起止
之所由也公穀一家本偶脫二年經范甯倡臆料
之言而後世諸儒從而附和其說已成而牢不可
解要當據孟子為斷而審夫子筆削之意云○又
按當夫子之時周室衰亂正道湮晦先王之禮廢
而不講久矣夫子為之斥僭亂正名分以救當世
之亂作春秋正為是耳時有遺世絕俗之士高蹈
遠引獨善其身而不可一世託迹乎荷蓑晨門之

間或立言著書鄙堯舜而薄湯武潛心之至妄意乎萬有之森羅霄壤之間者其本必根無遂以虛無爲言老列之徒是已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蓋言萬物之化育必有其故也然其說未甚著乎世而未至廻天下之視聽煩大人君子之爭辨故夫子遇遺世之士每倦倦引接欲當之中行而至虛無幽玄之言則竟無其說與孟子之時闢楊墨者其執有不同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太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胤按此夫子言君子之行必以仁爲準則也原夫經書言仁始見於尚書仲虺之誥篇稱成湯之德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元儒陳櫟以爲六經言仁始于此遂開萬世言仁之端然其言出古文書固不足憑信蓋自古聖賢之所以立政設教者莫往

而非仁而標此以爲脩己治人之本則實始於夫子矣其言之見於論語者班班可見而最詳明者莫如此章焉言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常情也然君子之於此也不以爲常情而忽之言動制行必於道乎是揆焉故苟不以其道則雖身得富貴而不處泰伯以之三讓天下逃竄荆蠻必以其道而不處則爲周公王室之親躬位冢宰雖身得貧賤而不吝顏閔以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必以其道而公則爲伊尹崛起畎畝爲商阿衡道者何也仁是

也故繼之曰君子太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可見不徒處富貴貧賤之間爲然雖急遽苟且之頃顛覆流離之際莫不從事於此則夫子以仁爲道之總腦於是可見矣後世論者出處進退之間常必以義斷之而不及仁而夫子必言仁者蓋古者之學本乎爲人後世之學專於一己故此章亦以仁言之管仲之不死子糾之難子路子貢不責其蔑義而疑其不仁其意亦然聖人言仁之旨思過半矣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胤按此有子贊孝弟之爲美德以爲仁之本也蓋其爲人孝弟者資質之最美者也故仁覆天下之盛亦胚胎乎此矣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參之孟子之言則保四海之化本於四端之心達天下之德基於良知良能其言雖異而其旨一也與後之所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何曾

有孝弟來者大有進反之樂可不辨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胤按曾子以仁爲君子之任亦猶夫子之意也蓋又仁者天下之大德君子以此爲任猶人之負荷重載擔當大事故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若使仁爲具於心之理耶則如鏡之明如劍之利在我而不可違何得以爲任哉其他如曰好仁曰求仁亦然欲以此爲美而好而求之也若不然聖賢之語

殆類歇後不知直曰無欲主靜之為省力也

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又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又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

孟子曰唯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

吳

又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

胤按夫子每對舉仁知二者常就其人而言皆成德之名也故子貢語聖則兼仁知二者而言張子所謂仁智合一存乎聖是也而其曰里仁為美者蓋智者所以知仁之不可不行孟子所謂知斯二日者而不太之意而雞犬桐梓等喻亦此意爾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胤按：夫子至是以仁與禮併言。顏子王佐之才，故告之以仁天下之道也。蓋人之所患，唯知有己而不復知有人，遂彼此町畦，隔阻胡越，甚而至爭鬪挐攫，效攘篡弑之慘。故欲行仁者，在於克去其有己之心，以汎愛衆人。然親天下之人，如己之父兄子弟，亦有勢之所不能而已，亦不得親其父兄子

弟。故有禮以差其貴賤，親疎之等，辨其輕重，隆殺之宜，而後仁有以行矣。猶土地之廣而分都鄙之章，宮室之宏而設奧阼之位也。雖天下之大，以此歸之，亦莫難治者，而其機在我，非由人也。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知仁者安人之道，而禮者所以守之也。及問其目，乃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視聽言動者，己之自身者也。禮則其所取準，猶造器者之有規矩準繩，以制方圓平直也。中庸敘九經，其

古今學變 卷一
初一日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在易履
之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非禮不履亦皆同意
而言行禮以爲修身之則也顏子聞之自知其力
足能任卽對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聖聖相傳以
此告之乃人治之大且至者也先儒解克己復禮
謂克己已私以復天理而又曰非禮者身之私欲
也此不得其解何也人之所爲不過善惡二端故
人之所以爲學者亦不出於長善與除惡二途後
世則以存養省察分之而稽聖賢之所以教人者

專在長善而除惡工夫不及其半後世之學只管
除惡而善不待長今審夫子之所以告顏子者將
以爲長善工夫耶將以爲除惡工夫耶據先儒說
則專爲除惡工夫吾謂是長善工夫耳觀夫子平
素所以教人者專以仁禮爲則以脩其身德於是
乎進業於是乎修乃曰君子太仁惡乎成名又曰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
而無禮則絞夫子之所以鑄顏者豈亦外此而別
有可言者哉故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然則此章所云克己復禮者亦是一體事。例平日博文約禮中之最大者也。且其解非禮爲身之私欲亦可疑也。姦聲亂色是在外之物。戒以勿視聽則可聞也。使非禮爲身之私欲則是在己之物。何以得勿視聽亦當曰勿視非禮而不可曰非禮勿視。乃至聽言動三者亦然。蓋以禮爲準則而欲視聽言動必於是也。此守仁之法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孟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胤按。聖賢言仁禮或二者相並以言。或二者相須以言。蓋人之所行。徒盡節文度數之詳而無有慈愛之心以將之。則雖儀文可觀而其本則無固不可取也。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此言禮之不可不本。夫仁也。其或徒有博施濟衆之德而無有親疎之等以辨之。則雖慈愛有餘而泛濫無節亦不可行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此言禮之節文。夫仁也。彼此相待交互以立。言如此。若夫孟子所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相並以爲言。明以愛敬存其心。

也。皆所以接人之方也。後世解曰：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則以仁爲理。又曰：克己私以反天理，則以禮爲理。夫聖人之言，因事設方，各有條貫。愛人之德，謂之仁；節文之著，謂之禮。要當審聖賢立言之本旨，而辨識其義焉。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又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亂按：夫子每併舉知仁勇三者爲言，亦必就其人

而言，以爲君子之道。蓋智者所以知之也，仁者所以守之也，而非勇則無以進之。故人不可無智識，不可不慈愛，亦不可不剛健。此二德之所以立，而凡聖賢教法名目舉皆如此。譬諸行道智，猶目之能視也；仁，猶足之能行也；而無欲行之志，則不能致遠。三者不可闕一。此其所以併言乎？或曰：智仁勇一也。中庸以爲天下之達德，而夫子則曰君子之道者何也？曰：道德二字，百行之統名也。就衆人上，以其所同行而言，則謂之道；就各人上，以其所

俱得而言則謂之德。五倫之交。貴賤尊卑之所相與通行。猶衆人之奔走大路。故謂之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則其所自得而專有者。猶衆人之各服其衣。各居其室。故謂之天下之達德。各服其衣。各居其室。雖一人之所私而推之天下。莫不皆然。故與道同得謂之達德也。蓋道卽是德。自其當行謂之道。自其當得謂之德。故智仁勇三者。中庸以爲天下之達德。而夫子則曰君子之道各以其所專而言耳。中庸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亦可

見其別矣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胤按此列道德仁藝四者。以示學者終身之業。蓋人不可不知所向。故曰志於道。不可不知所任。故曰據於德。仁者身之不可不依而行焉者也。故曰依於仁。藝者事之不可不時而講焉者也。故曰游於藝。至小自重之輕。修身之敘備矣。大抵聖賢之教。人大小相濟。備全並舉。以示之方法。統而言之則曰道德。分而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目別。故或曰尊德。

樂道或曰尊德樂義以使人知所趨其言不一而此章乃其最大且備者也後世之學專主乎心理好管歸一路故竟不釋然於此章而疑乎其旨之多端不知既謂之道則有道之可言既謂之德則有德之可言而至仁與藝亦莫不然則各不可無其工程聖人蓋合而敘之以示學者使知所從事焉耳復何容疑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胤按此夫子列詩禮樂二者以示進德修業之敘

也詩以道入情觀世變讀之則可以感發人之志意故先之以興於詩而禮者所以檢束威儀樂者所以陶寫性情故立於禮成於樂次之古昔之言禮樂猶後之讀書講理也而夫子屢以詩與禮併言此其所以列舉二者乎車無輪則小車無神其於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胤按此夫子專舉義一事輔之以禮孫信以明君子之道蓋人雖或知行義而多傷悻戾徒形於外

而少誠實之心。竟不能成其事故。既以義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等差。出之必以遜順。成之必以誠信。而後可以為君子矣。禮也。遜也。信也。皆所以輔夫義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胤按。此夫子專舉信一事。以示人之要道。蓋人之言行。苟且率易。趣便目前。而不要其終。則假令為

善卒。不足賴也。故夫子比之輓軌。又重之於兵食。人之不可無信。有如此夫。

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此。則四方之民。絜負其子而至於矣。

胤按。此夫子舉禮義信三者。以言化民之要。蓋民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好。禮義信者。人之大閑也。上好之。則民之於上。敬服用情。各以其類。應明上之不可不慎好惡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胤核此夫子併敘知仁莊禮四者言守位臨民之要也蓋知及之矣則審是非之分明得失之機可以臨民然非仁守之則愛之不周無以保其位仁能守之矣則可以保其位然不莊以涖之則威儀不嚴而民無所觀感莊以涖之矣而動之不以禮則不能移風易俗使民有耻且格亦非治之至者

也故四者先後相敘本末兼舉以為言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胤按此夫子言百行之以禮為則也蓋恭慎勇直人之善行也然而無禮則必有其蔽故夫子歷舉而詳言之如此

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

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胤按。此夫子併敘六德。言百行之不可不學以成也。蓋人好學則通古今明監戒。故智仁信直勇剛六者。雖行之美者。而唯好此一德。而不知好學。則必不免有其蔽。學之不可以已也。尚矣。觀其曰女聞六言六蔽乎。則知斯言也。蓋古之遺言。而夫子誦而傳之。非特爲子路而發也。且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配之以剛信直。謂之六言。則聖賢之設教。不必拘拘而五常之性。非古者之言。亦可

見其一端矣。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爲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胤按。此夫子列舉恭寬信敏惠五者。以示行仁之方。蓋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有慈愛恩惠之實。而無苟且欺慢之失。所以爲仁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胤按此有子明人之制行以禮義為則而亦當剛柔相濟不失一偏也。蓋信恭者人之善行也。而不以禮義為度而徒執其一則偏重而不免於有蔽。故信必要近義。恭必要近禮。信既近義矣。恭既近禮矣。則固無其蔽。然或失乎方正儼恪而無有和氣。則未可也。故既因有斯二者而亦能不失其和。則剛柔相濟。陰陽合德。無失于一偏之蔽。豈不可宗敬乎。有子嘗以孝弟為仁之本。至是亦併言禮義。則雖不相比為言。仁義禮三者為人道之綱紀。

亦可槩見矣。中庸孟子之言。豈互相祖述耶。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胤按。曾子曰。以此三者省其身。先之以忠信。而又曰。傳不習乎。蓋曾子當時齒德兼高。常為人所師資。故自省安傳不習熟之事。以誤人耶。此專就自己身上為戒。非泛為世戒也。讀者不達。或疑其有遺教者何哉。且嘗為門人約夫子之道云。忠恕而已矣。其事雖異。而其意相符。皆為入之事。而求仁。

古今學變 卷上
之方也。夫子答樊遲問仁，與人忠在其一。答子張問仁，信則人任在其一。亦可併見矣。然則此三言雖蔽夫子之道，亦豈不可哉。○又按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群聖而大成，其言全備于魯論，而所以教人者，非復一法。蓋人之相與親愛保護，不可毫有殘忍刻薄苟且欺慢之心。故說仁，此道之宗。而人之所以爲人，也是非取捨之間，不可不知所擇。故說智，貴賤親疎之等，進退辭受之際，不可無節文。故說禮，造道之方，不可無進取之志。故說勇。

死生得失之間，不可不辨。其可否，故說義。言行不可違其所期，故說信。己之於人，不可不盡其心，故說忠。人之好惡苦樂，體之於己，不可不察，故說恕。容貌詞氣之間，不可倨傲以取侮，故說恭。執事奉上之間，不可怠慢以致失，故說敬。處事不可有過不及之差，故說中。不可爲怪詭激昂之行，以取駭異，故說中庸。不可多岐以分其工夫，故說一。乃至曰剛曰直曰敏曰遜曰恒曰忍，亦皆因事施教，而有以相濟總而名之，則爲道爲德爲行見於事則。

爲詩爲樂爲藝爲文。皆人之不可不從事焉者也。故夫子之教人。或單而言之。或偶而言之。小大相待。偏全兼舉。參伍錯綜。以立之言。如上所載諸文也。蓋人之應務。固非一事。則其所以修之之方。亦不可不各因其事。以設之教。故彼此相濟。以全其功。豈可徒執一以廢百哉。堯舜以來。漸次詳明。而夫子之教。爲最大且備。以至高第弟子之言。亦皆述其所聞。互相發明。猶良醫之用方也。甘苦溫涼。相偶以立方。救療百疾。各奏其效。夫子之時。雖未

嘗併言仁義禮智。而仁義禮智之教。間見錯出。莫不備於二十篇中。至孟子祖述而羽翼之。演繹其義。無復餘蘊。若唯仁義禮智四者爲性之名。則聖賢之語。配之他事而言者。豈非不倫之甚乎。是知仁義禮智四者。乃生民之大綱紀。見於行事之實。而非性具之定名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胤按中庸之名始見於此原夫虞廷授受之間每必言中但言處事無過不及者耳至所謂中庸則所指稍不同乃謂平易從容萬世不可易之道也先儒謂堯舜已來至於子思傳授心法在一中字者則非矣蓋教之有中庸猶處方者之有分兩也雖仁義禮智之德而唯專是一事而不能相通唯中庸也者則不必有所指而凡事不以此為準則賢者失之於過愚不肖者失之不及而遂使道之不行不明此夫子之所以寄慨也凡世之所以塗塞民

之耳目而榛蕪正路者皆坐不知此道故耳中庸之德不其大乎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又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癱疽與待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古今學錄 卷上 四十一 造造齋集

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又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

哉

胤按詩書多言命皆就福善而言及禍淫則謂之
墜天命語孟以來始通吉凶而言豈時世之致然
乎蓋吉凶禍福自然而至謂之天命聖賢之告人
每就此以為教使人安於所值而不動其心宋儒
以來斥此以為氣之命而指本然之妙在天者以
為理之命猶性之有本然氣質之別也其言曰在

天為命在人為性在物為理又曰大極之有動靜

天命之流行也此非聖賢之意矣大抵聖賢言命

常就氣而言未嘗以理而言常據今日所值為言

而未嘗原當初稟受之時而言學者或知就氣說

命而多漏有生之初以求之而不知只因當日所

值而言故於聖賢之言扞格支吾卒不免乎致疑

要不得聖人言命之本旨故耳何者聖賢之教人

千言萬語無一句而非受用不成只講究其理便

了也人之在世也同事是君而或遇或不遇同為

是事而或得或不得。則遇而得者。固無所憾焉。其
 不遇而不得者。雖中材以上之人。不免有無聊不
 平之念。聖人爲是。說出命字。夫已苟非有致。則所
 值之吉凶禍福。莫往而非天命。雖困窮鬱拂頓挫
 摧抑之甚。亦何怨悔之有。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
 子也。此其所以使人安于所遇。而不以富貴貧賤
 毀譽得失。有動於其心。正是受用第一事。若夫泝
 有生之初。而究其所稟如何。則雖聖智者。亦有不
 能知矣。故平日戒慎恐懼。修身飾行。兢兢焉唯失

墜厥命。是懼所以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及其
 至也。吉凶禍福。各安其境。坦然泰然。處之不疑。乃
 曰五十而知天命。是乃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
 非學者之可容易論也。是知古之所謂命云者。專
 言氣而不言理。據所遇爲言。而不可泝所受而求
 也。

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

胤按。性字見於論語者二。而其一出於子貢之言。
 則夫子之言性。只此一章而已。蓋聖賢之言。多有

因而發玩此章之旨。豈當時之人。有謂聖賢之性。與衆人之性懸遠不相近者乎。其然則人之賢否。專係乎性。而非學之所能遷也。資質庸下者。雖勉慕政。及不可以有進。故爲之明其不然。謂人性之智愚賢不肖。本不甚相遠。唯因所習之善惡不同。賢人君子之德。日造其高明正大。而衆人則終身汨沒乎卑污賤陋之中。而不知自反。遂致甚懸遠。故言之如此。此非說性也。言習之不可不慎。而教之不可以已也。亦學之事也。其曰有教無類。亦爾。

後世見性甚高。以爲萬物之一原。而嫌乎此章說性專就氣爲言。而不涉理。則謂此非說性之本。必如易之所云。繼善成性。而後可以爲性之來歷根源矣。又曰此兼氣質而言。皆不得已之說耳。十翼之作於夫子。既不可信。則欲稽夫子言性之旨者。唯當以此章爲根本準則。焉可矣。

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又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

胤按。心字見於論語者凡三。而夫子言心之用者。只二章而已。而孟子又載一章。蓋存心出入。莫知其鄉者。泛通天下之人心而言。三月不違仁者。賢者之心也。所欲不踰矩者。聖人之心也。何者。人之性雖善。而心之所運用。不免乎有是非邪正存心出入之筮。必有道以為之準則。而後吾心有所持循。而可以進德矣。權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度誠設則不可欺。以長短道者。人心之權度也。故其資

之既美。而用工之亦至。則吾心之違此者寡矣。顏子之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也。其資之生知而能造其極。則聲律身度。純亦不已。心之與道。吻合無間。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曰仁曰矩。皆道也。是知心非貴。亦非賤。唯道為獨尊。此夫子立言之本旨也。大抵當夫子之時。心性無善惡之說。然曰人之生也直。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則其把人性以為善。固不待孟子而知矣。後世見心甚貴。疑乎操舍存亡之言。非貴心之說。却曰

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嗚呼。斯言也。雖載於孟子。而實夫子之所言。則豈可以夫子爲不識心哉。後世之學。所以與古背馳者。職此之由。

○論子思立教之旨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胤按。子思之時。太聖已遠。道術爲天下裂。或駕荒唐謬悠之說。以招天下多岐。匹羊無所適從。將何以知其正而從之耶。亦視其率人之性與否而已耳。於是子思作中庸。皆揭三言曰。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語道也。非語性也。故其下繼之。乃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時蓋有以可離爲道者矣。故曰可離非道也。若無以可離爲道者。豈謂可離非道也哉。又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當時蓋有遠人以爲道者矣。若無遠人以爲道者。豈謂遠人不以爲道哉。率性之謂道亦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人之天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亦人之性也。聖人之道。則循是以爲之。節又條目。猶導水

而行其所無事也。彼潔身亂大倫，自以為是，而至與鳥獸同群，此豈人性之所欲，而通天下之道也哉。故曰率性之謂道，此語道也，非語性也。所重在道，不在性。記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其語意正相類。後世因此，乃曰循性之自然，即是道。此其說出乎貴性，而與子思之旨有毫釐千里之差。所重在性，不在道。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鴻烈解祖乎老者也。其言曰：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

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復性書，淫乎佛者也。其言曰：率性之謂道，何謂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二書之旨，蓋欲援儒而從其所好，則其言之乖刺固不足辨也。朱子閑先聖之道，而辨佛老之妄，攘斥觥排，不遺餘力，而解中庸，乃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則與劉安、李翱之言，為不甚異焉。且不唯就人說，而亦推之萬物，則益可疑也。夫君子之於天下也，親親而愛民，愛民而仁物，故教之

古今學錄卷十一
所施唯在於人。方長不折。方生不殺。固雖在仁之中。而其暢茂也。斬伐焉。其蕃息也。驅逐焉。大害除患以安息斯民。此聖人之政也。豈可謂之率物之性哉。其說蓋始以性為萬物之一原。而遂通人物而言。學者不可不辨焉。又曰。此章列舉性道教三者以為言。性者己之生稟也。道者天下之標準也。教者所以以道治性之方也。聖賢之教人。其言非一。而莫不總括乎此三言。曰心。曰情。曰才。曰意。等名。皆性之屬也。曰仁。曰義。曰德。曰禮。曰理。等名。皆

道之屬也。言其方法。乃教之事也。若夫以道為循性之自然。則三者混合無辨矣。

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胤按。至是始以禮配仁義而言之。中庸雖係子思所作。此言也。固夫子答哀公之言矣。蓋以禮為節文。仁義之具。則猶克己復禮為仁之意。而欲以仁義為綱。而禮以維持之也。

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

古今學錄卷一
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胤按。此子思引夫子之言。以明學問之大旨。讀者視以爲老生常談。席上腐議。別求捷法。或趨他岐。而不知此三節百五十餘字。而人倫之道。學問之法。莫不總括管攝乎此中。而始終本末具見乎此。

唯當墻壁之宥。坐之以修其身。貢之萬乘以敷告域中。而不可忽焉者也。蓋五品之教。契之所敬敷。而智仁勇三者。夫子之所以爲君子之道。天下之人莫不圍乎此中。而學以修之。則可以與聖同功。故先敘五品之道。而繼之以智仁勇三者。而及終乃曰及其成功一也。其皆豈不明且備矣乎。矣中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胤按。六經不言誠言。誠始於中庸。然論語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則言雖不及誠。而亦可以爲誠矣。中庸引夫子對哀公之言。言誠始詳。而與孟子之言互相出入。今審其言。所謂誠者。專就制行心術立言。聖人之德。無所造作。謂之天之道。賢者已下。修爲以求至之。謂之。人之道。猶天爵人爵之謂也。皆自治民獲乎上。節節推究。以至反身之誠。則固人

之要道也。先儒解中庸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解孟子曰。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則通天人言其所以然之故。亦大極之別稱也。於是乎誠亦爲理矣。與反身而誠之謂大爲不同。

○論孟子立教之旨

孟子告梁惠王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胤按。夫子每言仁知。而仁義並稱。僅見于中庸。哀公問政。章耳。至孟子開卷。便言仁義。橫說豎說。莫往而非敷衍此旨。蓋當時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故倡此二者。以為人綱。人紀。傳之萬世。而

莫之能違焉。先儒推尊其功。為不在禹下者。以此故耳。或曰。孟子每並言仁義。而自是而前。聖人不必言也。然則不足以為萬世之達道。蓋不然也。譬諸有天地以來。斯有陰陽二氣。流行萬古。而無有終始。然名之者。人而其見於書。則始見於易。仁義之為道亦然。古雖無其名。而聖王之所以御世。理物而億兆之相生養者。非此二者。則不能。而推之萬世。亦無不然。則此自然之道也。不知其誰所併言。而人間通稱。以為聖人之道。故孟子從之以倡導。

天下爲耳。何以古無其目而難於言之耶。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亂按：至是以智配仁義禮，而四德之名始具矣。其爲教雖出夫子之意，而四者併舉以爲人道之綱。則孟子之言萬世不可移易也。此蓋因公都子疑於性善之說，故以四心配之。仁義禮智而明其爲善仁義禮智者，天下之達德也。所謂懿德也。四端之心者，在我之善心也。所謂秉夷也。我心之善能

行天下之道，故知人性之爲善也。引詩以明之，其旨尤彰彰矣。其他或稱仁義忠信，或稱孝弟忠信。孝經載夫子之言，列舉孝弟樂禮四者，亦皆就人之所行而彼此相偶以爲言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胤按：孟子至是亦以樂配仁義禮智爲言。夫樂有

文采之可見有節奏之可聞人事之最著焉者也
而配之仁義以爲言則知所謂仁義亦是儼然著
於人事者而非具於心之理也且語聖人之治必
稱仁義禮樂而荀卿董仲舒之書亦屢言之則古
所謂仁義之實可知矣又曰先儒以五行配五性
則此四者各是一事其具於性也猶木火金水之
各異其質今玩孟子之言則雖五者兼舉而皆提
仁義二者而禮智與樂所以維持之也與五行各
一其性者不同其言樂而不言信亦與後世之說

異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

胤按孟子到是併言仁智敬敬卽禮也而不言義
蓋此三者皆所以接人之道也故特併舉以示人
可見聖賢之教人隨宜設方不可以一律槩也

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胤按道之爲名就行事上爲言其實不過親親長長而仁義二者乃其大綱紀也此章其旨尤明矣而後世見道過高遂以仁義禮智爲性之名而曰道出於性先子慘淡經營白艱備嘗者殆三十餘載賴天之靈恍有見乎其旨之非是乃曰仁義禮智乃天下之達道而非性之名也或者疑於其無所寓在動致紛紜夫道者非佗乃人事之當然耳故孟子既曰道在邇而又曰事在易此可見矣蓋百里之國必有君長十家之聚必有聯伍必有父

子必有夫婦必有兄弟朋友人處乎其間接之不可不以其道此卽是道外此而別無可以爲道者推諸天下而天下之人莫不皆然通之古今而古今之人莫不皆同凡爲人者身之不可不由此而行猶腳之不可不由官道正路而走故名之曰道本就踐履上立言豈有一物可認而要問其所寓在乎哉聖人率天下以道者將以使天下之人舉皆脩此事以得爲人也非欲使講究其理以知其所在也故曰道如大路然豈難知哉古之立言

稱其大曰峻。極于天。贊其明曰察。乎上下亦皆此事也。故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後世之學不此之出，而枉費工夫，必欲究其所寓，或求之于心，或失之于理，而曰道在焉，則是淫佛老莊氏之說，而失聖人立教之旨矣。

又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胤按：孟子到此，以理與義併說。按說文曰：理從玉，里聲。本言玉石有文理也。曰地理，曰倫理，曰肌理。曰腠理。孟子說樂，亦曰始條理。終條理。言八音之無相奪倫也。皆自此假借通用。推之人事，可否從違之間，各有條脈。井然不亂者，名之曰理。亦百行中之一事。與義字其意相近。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易所謂窮理盡性，中庸所謂文理密察，其義亦然。未嘗謂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

以爲人之故。以爲理也。且孟子言理。纔見此一章而已。亦且與義併言。後世之書。括五常百行而歸之一理。不言理。則無以爲學。亦可見古今之變矣。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又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胤按。聖賢之書。言性善者。始於此矣。蓋孟子之時。太孔子百有餘年。周室亦益衰亂。不徒禮樂廢墜。不可復救。而斯民生養之具。亦無所資。孟子爲之。

倡先王之制。仁義之道。以告當時諸侯。將以救天下之陷溺。而措諸社席之安也。而當時之人。自視甚劣。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至曰。如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故告之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是知性善之說。乃所以行仁義之本。而安天下之大端也。夫子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知所以修道之方。說仁說禮。說孝弟忠信。未嘗言人性之善否如何。孟子之

時則不然。譬猶惰農之汙萊其田。不甯稼穡。有老農者。憫之。告之以其田之沃。而勸之。蓄畬。以望秋成也。若使其操爾鋤耨。勤動力作。何必煩告之。以田之良哉。孟子之言心性。是已。本不得已之說耳。未嘗以此爲重。而加之仁義禮樂之上也。歐陽子曰。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固宜。世衰道微。異端競起。明心見性之說。傳深儒家。專貴己性。以爲萬物之一原則。與孟子之說異矣。不復就發用爲言。而求其善于未有善惡之先。則不徒非孟子之旨。而

詩書六經之所未嘗言。沿襲之久。遽難易。輒不亦可歎哉。

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趙岐註曰。端者。管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管。可引用之。○孫奭疏曰。孟子言人有惻隱之心者。是仁之端本起於此也。有羞惡之心者。是義之端本起於此也。有辭讓是非之心者。是禮智之端本起於此者也。此孟子所以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是爲仁義禮智四者之端本。

也

胤按。四端之說亦始于孟子。示仁義之本具於吾心也。蓋見孺子之將入于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凡為人者莫不皆然。苟推此心而憫鰥寡救困窮。使含生之類無不各得其所。則仁莫大焉。猶涓涓之泉。道之而可以至。蕩蕩之盛。星星之火。煽之而可以至。炎炎之熾。故謂之端。言惻隱之心乃仁之端本也。推之義禮智亦然。原端字義有端本之義。有端緒之義。而四端之端則取端本之義。趙岐孫

奭解。固不失古義。後世解仁做性之理。故從端緒之義。曰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大失輕重本末之敘矣。不徒字訓之得失也。先子遺書屢屢辨之。故不復贅及云。

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胤按。性情之辨。漢時已有其說。白虎通云。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說文云。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當時五行之說盛行。故以陽陰言。此固非古之義矣。宋朝先儒則謂心之

未發爲性已發爲情而心則統動靜此體用之謂也。夫情意志慮皆人心之運用。孟子何以獨舉情以示性之善耶。蓋情者人心之不涉乎思慮安排者而本無所造作亦未損壞故可以卜性之善否。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怒等項亦是人心之不涉乎思慮安排者。故孟子以此明性之善也。非陰陽體用之謂也。

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胤按。良知良能之說亦始于孟子矣。與論四端說性善同一手段。明仁義之本具於有生之初而欲人之進道也。蓋人之於事待學而能待慮而知者或疑乎後來之漸有難以爲性之真。其或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知者。人性之所生具而非後來之添飾。謂之良知良能。如甘食嗜飲等類皆是。若夫孩提之知愛其親。少長之知敬其兄。本非由師傅

之督責不待思惟之工夫則亦是良知良能中事。人性善而可受教者乃在于此而所謂仁義者亦只不過推此心而達之天下而已。在己而生具者良知良能也。達之天下則爲仁義之德。又嘗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其旨一也。故知良知良能者仁義之寸苗可言之於有生之初而既長之後由學而能由慮而知者不可謂之良知良能也。

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

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佗求其放心而已矣。

胤按求放心之說亦始於孟子矣。蓋人雖必有良心而任其斲喪不知自省則無由進善故欲明進道之始以求放心言之所謂放心者謂放失仁義之良心也。非謂知覺之心也。故孟子既曰求放心而已矣而繼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其意可見矣。如齊宣之燕怨諸侯梁惠之糜爛其民正是放心之事。求云者

自知其為不仁而省之也。自是以上居仁由義尚
有可進之地。故孟子徒曰學問之道而已。而不以
此為王道之極致。聖人之能事。若言其至。則曰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後之求放心之說。則謂收斂
此心而不使之昏昧放逸。乃禪家所謂主人翁惺
惺著手段。而非孟子之旨矣。

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
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

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
以事父母。

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
可運於掌。

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胤按。孟子每提出仁義二字。以告人。語其受用工
夫。則必曰達曰充。曰推曰及。不唯述功程。而義趣
亦盡於此矣。蓋人無不有所不忍也。然雖能不忍。

於此而不免忍於彼。故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亦無不有所不爲也。然雖能不爲於此。而不免爲於彼。故簞食豆羹之微。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間。而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此不仁不義之由也。苟能以其及禽獸之心。而及之百姓。以其不受簞食豆羹之心。而及之。不可受之萬鍾。則仁立義行。而可以爲大人矣。所謂仁義者。正如是。其曰達曰及。皆擴充之事。而所以行斯二者之方也。自古聖賢教人進德修業。能造其極。及人之習技講藝。

漸以增長。亦皆莫非此事。而以擴充爲言。則實自孟子始矣。

古今學變卷之上畢

古今學變

卷上

六十七 造造齋集

